

韓昌黎全集

國學基本文庫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韓昌黎全集 第三冊

卷十九

書序

與鄭相公書

時鄭餘慶以節鎮興元孟東野墓誌云興元尹以幣如孟氏樽且來商家事即此書致謝之意誌云元和九年八月丁亥孟氏卒書必是時也

再奉示闔皆緣孟家事

元和九年三月以鄭餘慶為興元尹餘慶辟孟郊參謀郊挈其妻行至閬州暴卒

辭旨惻惻憂慮深遠竊有以見大人君子篤於

仁愛終始不倦伏讀感歎音希不知所喻舊與孟往還數人昨已共致百千已來尋已至東都計供葬事外

尚有餘資今裴押衙所送二百七十千足以益業為遺孀永久之賴東野無子妻鄭氏孟氏兄弟郊二弟在江東

未至先與相識亦甚循善所慮才幹不足任事鄭氏兄弟東野之妻兄弟惟最小者在東都固如所示不可依仗

孟之深友太子舍人樊宗師孟下或有氏字比持服在東都今已外除經營孟家事不啻如已前後人所與及裴

押衙所送錢物並委樊舍人主之營致生業必能不失利宜候孟氏兄弟到分付成事庶可靜守無大闕

敗伏惟不至遠憂續具一一諮報不宣諮或作咨愈再拜

與袁相公書

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時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帶平章事故云相公也公前書薦樊於鄭此又薦於袁後又以狀薦于朝皆日集中

伏聞賓位尚有闕員幸蒙不以常輩知遇恆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

本傳不載宗師為太子舍人墓誌亦不載或略之耳

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

宗師弟宗懿宗憲

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

子常寒露飢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

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與或作以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

如儒生文士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為幸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密

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為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絕之罪于門下誠不忍奇寶橫棄道側而閣下篋積

尚有少闕不滿之處懷或作匱少闕一作闕少或無闕字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慚謹狀

與鄂州柳中丞書

公綽始自御史中丞出為湖南觀察使後徙鄂岳時方討吳元濟詔發岳鄂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勣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邪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如古名將每戰輒勝其為鄂岳觀察使在元

和七年云

淮右殘孽

一作賊

尚守巢窟

或作窟巢一作巢穴

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

此用莊子語杭蜀本作難語非

自以為武人不肯循法

度頡頏作氣勢

頡音頡頏音頡

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磨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

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為聲勢而已

日或作月

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

鼓三軍而進之

三一作六

陳師鞠旅詩鈺人伐鼓陳師鞠旅注云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鞠告也

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

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

隄徒計切

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

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

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或無會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而在或無而字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食或作用非是或無之徒二字又無。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宜愈再拜。

又一首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彰義節度使管申光蔡三州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

食之惠。兇豎吳元濟也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

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

圖議。圖或作國。非是。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羆獸名。說文。羆。似狸者。椿俱切。畏懦蹙踏。足迫也。上于六。切下所六切。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

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舊上或有能字。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

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關一作明。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

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真或作直。非是。或無單字。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

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下惠

或有賜字。益一作伏。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

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歲或作月。又作序。况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

其至幸甚。諸本幸甚下複出幸甚二字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

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

以有功。若召募士人。召或作占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

萬。不如召募數千。公此議詳見論淮西事宜狀閣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一作可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

惜時。賜示及。裴中丞即度也。時憲宗遣度視淮西諸軍還奏多合上旨幸甚。不宜。愈再拜。

答魏博田僕射書。田弘正始名興。先是田季安為魏博節度使。元和七年季安卒。其子懷讓自立。委政於家奴蔣士則。衆怒。脅拜弘正使主軍。弘正是是圖其地籍。其人以獻于朝。憲宗嘉之。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

且賜今名。八年十一月。公以比部郎中。知制誥。故曰蒙恩改職事也。

季冬極寒。伏惟僕射尊體。動止萬福。即日愈蒙免。蒙恩改職事。不任感懼。諸本無蒙免二字。今从閣本。○今按蒙免者。蒙田之庇而得遣免也。連上文為句。蒙恩者。蒙上之恩而改職事也。連下文為句。使至。奉十一月十二日示。問。欣慰殊深。贊善十一郎行。驪早。幸章。已附狀。已下一有曾字伏計

尋上達。愈雖未獲拜識。嘗承僕射眷私。猥辱薦聞。待之上介。事雖不允。受賜實多。頃者又蒙不以文字鄙

薄。令撰廟碑。見遇殊常。荷德尤切。安有書問稍簡。遂敢自疎。比所與楊書記書。蓋緣久闕附狀。求因閒粗

述下情。或無求字。開或作開。○今按此謂求楊書記。因田之閒為述已意也。忽奉累紙。示問辭意。重疊捧讀再三。但增慙悚。僕射公忠賢德。為內外

所宗。位望益尊。謙異滋甚。謬承知遇。欣荷實深。伏望照察。限以官守。拜奉末由。無任馳戀。謹因使迴。奉狀

不宜謹狀。

不宜謹狀。

與華州李尚書書

呂本注緣字以史考之緣以元和十年二月出刺華州又公與絳同年故上久故蜀本注實字非是

比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

比或作夜又作日

乍離闕庭。伏計倍增戀慕。愈於久故。游從之中。伏蒙恩獎。知待。

或無伏字

最深最厚。無有比者。

比或作夜

作倫。懦弱昏塞。不能奮勵出奇。少答所遇。拜辭之後。竊念旬朔。不即獲侍言笑。東望

殞涕。有兒女子之感。

或無子字史記非兒女子所知為兒女子所詐當有子字

獨宿直舍。公時以考功。無可告語。展轉歎歎。不能自禁。華州雖

實百郡之首。重於藩維。然閣下居之。則為失所。愚以為苟慮有所及。官密以上聞。不宜以疎外自待。

或無下

字。接過客俗子。絕口不挂時事。務為崇深。以拒止嫉妬之口。親近藥物。方書。動作步趨。以致和宣滯。為國

自愛。副鄙陋拳拳之心。幸甚幸甚。謹奉狀不宣。愈再拜。

京尹不臺參答友人書

或作與友人論京尹不臺參書長慶三年六月以公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較放臺參後不得為例按魏氏春秋云故事御史中丞與洛陽令相遇則分路而行以土主多逐捕不欲稽留然

非唐制也順宗實錄云故事尹與御史相遇尹下道避尹尚避御史豈有不臺參之理當時較放臺參後不為例則知故事須臺參也又曰時宰相惡御史中丞李紳欲逐之特詔公不臺參以激紳紳果劾奏公公以詔自解文刺紛紛宰相以臺府

不協遂罷公為兵部侍郎而出紳為江西觀察使紳朝辭泣訴穆宗遂留紳為兵部侍郎公復為吏部按貞元十八年公為四門博士時薦士十人於陸倕李紳在焉紳味其平昔之薦而劾公公既不言而世亦未有辨之者又謂公蹙紳以附逢吉

獨王黃州答丁晉公書以謂曲在紳蓋公論也

所示情眷之至。不勝悚荷。臺參實奏云。容桂觀察使帶中丞尚不臺參。

或無使字

京尹郡國之首。所管神州赤

縣官帶大夫。豈得却不如事。須臺參。聖恩以為然。便令宣與李紳不用臺參。亦是何典故。亦令尚與中丞分道而行。何況京尹。

方云呂丞相本改定亦是以下十九字綴於事須臺參之下仍於却不如下添中丞二字慶善云今本顛倒不可讀當從唐本不知洪所謂唐本者何本也開杭蜀本只同今文姑以闕疑可也一不用臺參已下當

再出臺參二字義亦自通○今按二說皆未安後說雖差勝然文意似亦未足當闕之以俟知者

人見近事習耳目所熟人上或有夫字稍殊異。即怪之。其於道理有何所

傷。聖君使行。即是故事。自古豈有定制也。停推巡緣府中。徧迫是實。若別差人。即是妄說。豈有此事。小人

言不可信。類如此。亦在大賢斟酌而斷之。流言止於智者。正謂此耳。客多自修報狀不得。或作不及自修報

伏惟照察。照方作昭○今按唐人書帖用照察字亦多

送陸欽州詩序陸慘也或無詩字或作送陸員外出刺欽州詩并序一本自此下為第二卷

貞元十八年二月十八日。祠部員外郎陸君出刺欽州。朝廷夙夜之賢。都邑游居之良。居一齋咨涕洟。咸

以為不當去。欽大州也。刺史尊官也。由郎官而往者。前後相望也。當今賦出於天下。江南居十九。宣使之

所察。欽為富州。宰臣之所薦聞。天子之所選用。其不輕而重也。較然矣。如是而齋咨涕洟。以為不當去者。

陸君之道行乎朝廷。則天下望其賜。刺一州。則專而不能咸。或作或而屬下句方从閣本作咸而屬上句○今按莊子有周徧咸之語方本得之先一州而

後天下。豈吾君與吾相之心哉。先上諸本有謂字方从閣本云杭本訛咸作或然向無謂字獨本始作或為今本易為作謂訛轉甚也於是昌黎韓愈道願留者之心。

而泄其思。作詩曰。

我衣之華兮。我佩之光。華一作美陸君之去兮。誰與翱翔。諸本如此方从閣杭本光翔下皆有兮字去下無兮字○今按古詩之末韻在下句之末者騷經是也有隔句用韻而上句不韻不兮下句押韻有兮者橘頌之類是也今此詩方本若用騷歌之例則華光

有兮而不韻其去字一句又并無也若用騷經之例則光翔常用韻而不當有兮華雖可以有兮而去復不可以無兮也若用橘頌之例則下三句為合而首句不當有兮也韓公深於騷者不應如此蓋方所从之本失之也今定从諸本以騷經

及賈誼甲屈首章為例若欲以橘頌為例則止去方本首句一兮字尤為簡便但無此本不敢以意創耳欽此大惠兮。施于一

州。今其去矣。胡不爲留。我作此詩。歌于達道。無疾其驅。天子有詔。

送孟東野序據集貞元十九年與陳給事書云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此序呂汲公以爲是年作序云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者不釋然者時東野爲溧陽尉云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

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

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爲一作有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

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鳥下開本有獸字非是以

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敝古奪字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

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方从開杭蜀本去又字而取下句尤字是成一句不成文理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按上文已再言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矣則此又言

人聲之精者爲言而文詞又其精者故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又字尤字正是關鍵血脈首尾相應處方以三本之誤遂去又字而以尤字屬上句不唯此句不成文理又使此篇語無次第其語尤甚今悉正之其在唐虞。咎陶禹。其

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在下或有於字假下或有之字夔弗能以文辭鳴。弗或作不而無能字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

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

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辭或作說下或有於楚二字莊子蒙人蒙梁地也且辭楚威王之聘未嘗仕於楚也楚大國也。其

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春到。春到在前申韓稱之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

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其下方賦其字然亦未嘗絕也。諸本皆有此句。方从關本刪去。○今按此一句文意乃足關本脫也。就

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善下或有鳴字。浮方从諸本作淳。唯蜀本及文苑作浮。○今按此數句皆言魏晉以下文章之病。不應用淳字。以美脫一字。而方必从之。遂使句之短長參差不齊。而不可讀。正與上李賀書相似。其意以為必如是。然後為古。而不知所謂古者不在是也。

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諸本如此。方从關本以亂為詞。又從閣本刪去。將天以下十九字。○今按方

本極無理。蓋因亂而誤為辭。又因辭而轉作詞耳。今當改詞為亂。又補十九字。文意乃足。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

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魏晉方作晉魏。或無古字。氏矣。方从關本無此二字。皆非。

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或無信字。或作善鳴。皆非。是左傳云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公雖未必用此語。然亦偶合也。抑不知天將

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

聞杭蜀苑則下有有字。非是。若果有有字。即天下當有者字。更詳之。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

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釋或作釋。然者或作者。然云願命王不釋。或作不釋。釋猶釋也。○按嘉祐本作不釋。然者其語本出莊子。或本皆誤也。以解或無以字。非是。

送許鄧州序。或作送許使君刺鄧州序。仍注仲興二字。或作志雅。樊云志雅字陸許。氏貞元九年進士。時于頔節制山南。東道鄧州。於山南為屬邑。是時頔數民方急。公因志雅之行序。以規之。公貞元十八年上于頔書。故云。愈嘗以

書自通於于公頔。書自通於于公頔。此序十九年作也。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公下或有頔字。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深下或有也字。則道德彰而名問流。

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乎位。雖恆相求而喜不相遇。諸本無喜

問或作聞。

字方从開枕
獨苑得之

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

世下或有
出羣字

而

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

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事不從謂不
能卒言之也。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

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恆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謂觀
察府為觀察

使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繇是刺史不安其官。繇一
作縣。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歛不休。人已窮

而賦愈急。賦或作
怒非是。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不急於其賦。或無下
其字。刺史曰。吾

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被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歛不可以獨急。或無
以字。如是而政

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前下或無之字
非是既一作即。今之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

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信或
作從

是愈於使君。非燕游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送竇從事序

竇平貞元五
年登進士第

踰甌閩而南。皆百越之地。甌或作越。以下文重出越字考之
非是或無甌字亦非越或作粵。於天文其次星紀。其星牽牛。連山隔其陰。鉅海敵其

陽。敵一作敵。氣上蒸也。方从開苑作敵。云敵橫擿也。謂鉅海敵焉。其南也。○今按敵微扣也。字書訓以橫擿而漢書注又訓擿為發動。蓋
不以杖末奮擊。但以杖身微扣而發動之。所謂橫擿也。海之為物。最鉅其所震蕩。豈微扣之謂邪。開本蓋誤而方必為曲說。以附之殊

不可曉。作敵亦非。是但當作敵。乃當
抵對捍之意。與上句陟字正相對也。是維島居卉服之民。風氣之殊。著自古昔。維一作皆。島作鳥居。作或氣。開蜀本作俗。○
今按島居卉服已見其民俗之陋。因又言此

以見其風氣之惡自是兩事故下文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也關蜀皆誤古或作在非是唐之有天下號令之所加無異於遠近民俗既遷風氣亦隨雪霜時降

癘疫不興疫或作疾瀕海之饒固加於初或云瀕濱也篆文無濱字漢志瀕南山又瀕河十郡只用瀕字加於或作如其非是是以人之之南海者若東西州焉

之之諸本無覆出之字方南節皇帝臨天下二十有二年臨下或有御字詔工部侍郎趙植為廣州刺史貞元十七年以工部侍郎趙植充嶺

度使南節盡收南海之民署從事扶風竇平平扶風平陵人平以文辭進於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牟牟字貽周為東都留守判

官合東都交遊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於是昌黎韓愈嘉趙南海之能得人壯從事之答於

知我不憚行之遠也我或作已行之遠文苑如此諸本之或作於或作我於行遠或無行之二字皆非是又樂貽周之愛其族叔父貽上或有其宗二字能合文辭以

寵榮之作送竇從事少府平序

上巳日燕太學聽彈琴詩序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水上執蘭招魂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時公為四門博士作此序

與衆樂之之謂樂樂而不失其正一作又樂之尤也尤一作光四方無鬪爭金革之聲京師之人既庶且豐天子念致理之艱難樂居安之閑暇肇置三令節舊史云貞元四年九月詔正月晦日三月九日九日三節日宜任文武百僚選勝地追賞為樂五年正月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代正月晦

日備三令節數此序在貞元壬午癸未間公為四門博士其云肇置三令節蓋謂德宗朝始置耳詔公卿羣有司至於其日率厥官屬或無飲酒以樂所以同其休

宜其和感其心成其文者也三月初吉實惟其時司業武公下或有少儀二字於是總太學儒官三十有六人列

燕於祭酒之堂罇俎既陳肴羞惟時醴粢序行一作獻酬有容歌風雅之古辭斥夷狄之新聲褒衣危冠

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儒一作一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或以

與與如也與與或作愉愉从杭蜀本云詩我黍與與淮南子善用兵者陵其與與皆音餘○今按論語有此全句有儒一生儒一作一儒魁然其形抱琴而來歷階以昇或以

而坐於罇俎之南。鼓有虞氏之南風。見家語賡之以文王宣父之操。見史記孔子學琴於師襄事優游夷愉。廣厚高明。追三

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暮而退。皆充然若有得也。有所下或有所字武公於是作歌詩以美之。命屬官咸作之。

命四門博士昌黎韓愈序之。

送齊暉下第序

暉或作暉考唐宰相世系表當作暉序云齊生之兄為時名相出藩子鎮謂齊映也以世系考之映兄弟六人昭政映暉照煦無有暉者豈暉後改名暉或煦耶諸本或作齊暉或作齊暉按登科記映大曆五年昭貞元十五年暉十一年煦元

古之所謂公無私者。其取捨進退。無擇於親疎遠邇。惟其宜可焉。其下之視上也。亦惟視其舉黜之當否。

不以親疎遠邇疑乎其上之人。下或有也字或無之故上之人行志擇誼。或無故坦乎其無憂於下也。下之

人尅己慎行。確乎其無惑於上也。是故為君不勞。而為臣甚易。見一善焉。可得詳而舉也。見一不善焉。可

得明而去也。闕枕蜀苑無及道之衰。上下交疑。於是乎舉讎舉子之事。載之傳中。而稱美之。而謂之忠。或無

字見左氏義公三年晉見一善焉。若親與邇。不敢舉也。或無見一不善焉。若疏與遠。不敢去也。衆之所同好焉。

矯而黜之。乃公也。衆之所同惡焉。衆下或皆激而舉之。乃忠也。於是乎有違心之行。有怫志之言。有內愧

之名。若然者。俗所謂良有司也。然或作是。膚受之訴。不行於君。巧言之誣。不起於人矣。烏虜。今之君天下者。不

亦勞乎。為有司者。不亦難乎。為人嚮道者。不亦勤乎。烏虜猶嗚呼也古文於乎烏虜嗚呼皆一義或作於是乎非是為有

理蓋所謂人者指應舉者而言為之作嚮道者謂指引其道路所嚮如公之於侯喜是故端居而念焉。非君人者之過也。則

曰有司焉。則非有司之過也。則曰今舉天下人焉。則非今舉天下人之過也。蓋其漸有因。其本有根。生於

私其親。其下或有所字成於私其身。以己之不直。而謂人皆然。其植之也固久。其餘之也實難。非百年必世。不可

得而化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已矣乎。其終能復古乎。若高陽齊生者。其起予者乎。齊生之兄。之

或無之字為時名相。出藩於南。于下杭苑有鎮字閣本無。今按齊映以貞元七年由桂管改江西。是時洪州只為江西觀察使。至咸通中乃有鎮南之號耳。杭苑皆誤。朝之碩臣。皆其舊交。齊生

舉進士。有司用是連枉齊生。齊生不以云。乃曰我之未至也。有司其枉我哉。其枉或作豈枉。今从閣杭蜀本。我將利吾器而

俟其時耳。抱負其業。東歸於家。吾觀於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亦莫計其身之短長也。若齊生者

既至矣。一云既屈矣。一作既不得志矣。今按上文曰。我之未至也。下文曰。我未也。則此作至為是。而曰我未也。不以閔於有司。其不亦鮮乎哉。未下或有至字。吾用是

知齊生後日誠良有司也。能復古者也。公無私者也。知命不惑者也。

送陳密序

太學生陳密請於余曰。密承訓於先生。今將歸覲其親。不得朝夕見。願先生賜之言。密將以為戒。觀或作拜密

來太學。舉明經。累年不獲選。經下或有者字。獲下或有其字。是弗利於是科也。今將易其業。而三禮是習。唐制取士有明經科。而

經有二。經有三。禮有三。傳有三。史科三。禮科貞元五年二月置。願先生之張之也。密將以為鄉榮。或無以字。余媿乎其言。遺之言曰。子之業信習矣。其

容信合於禮矣。其下或有儀字。非是。抑吾所見者外也。夫外不足以信內。子誦其文。則思其義。習其儀。則行其道。則

將謂子君子也。爵祿之來也。不可辭矣。科寧有利不利邪。誦其習其或並無其字。

送李愿歸盤谷序

此序貞元十七年作公年纔三十四耳東坡云歐陽公言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詞而余謂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而已平生欲效此作每執筆輒罷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教退之獨步

○此序孟州濟原縣有石本其間小有異同

太行之陽有盤谷。太行山名在懷州陽南也盤谷地名在孟州濟原縣盤谷之閒。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

閒。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盤下諸本皆有旋字洪氏石本枕本同或作恒樊氏石本開蜀苑刪去○今按石本之不同說

見於後友人諸本及洪氏石本皆作友樊氏石本作有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于諸本作於今从石本名聲昭于豈。坐于

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

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文苑賞作賜樊氏石本無此六字才峻滿前。峻或作俊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

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

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天子諸本作士上方从石本爲上諸本有所字方从石本刪去下文於時者之所爲也同此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

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諸本如此石閣苑作遠望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

食。起居無事。惟適之安。蜀本及洪氏石本之作所苑粹樊石本作之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

其心。與其下諸本並有有字方从石本刪去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

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上七思切下七余切口將言而囁嚅。上之舌切又而舌切下女居切又音如處穢

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穢汙諸本作汙穢今用石本改不羞一本作弗羞辟石本作法徼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

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士。可以稼。諸本作惟子之稼。今从石開如此。盤之泉。可灌可沿。石開杭本沿作湘方从蜀本云洪慶善以爲作。湘者石本磨滅以開本意之也。然此文自如往。

而復以上皆二語一韻以隸叶土此類固多以容叶深以詩七月易恒卦卜象考之亦合古韻。謂湘不可與泉叶按公論語筆解以浴于泝作沿于泝政與此沿同義今只以沿爲正。○今按方以古韻爲據舍所信之石杭開本而去湘从沿其說當矣然必以筆解爲說又似太拘今世所傳筆解蓋未必韓公本真也。又按洪慶善云石本在濟源張端家皆缺裂不全惟可濯可湘一句甚明又與方引洪氏磨滅之說不同不知何故姑記之以俟知者然其大歸只爲从湘字耳政使實然亦不足取其說詳於下條云或曰湘字考之說文云烹也詩采蘋子以湘

之从湘爲正。盤之阻。誰爭子所竊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殃。殃方从洪校本作殃然開杭蜀本皆作央王逸注離騷云央盡也已也方又云此文如叢作叢後作叢時作皆皆石本字也。○今按作殃於義爲得又按此篇諸校本多从石本而樊洪兩石已自不同未知孰是其有同者亦或無理未可盡信按歐公集古跋尾云盤谷序石本貞元中所刻以集本校之或不同疑刻石誤然以其當時之物姑存之以爲佳玩其小失不足校也詳公此言最爲通論近世論者專以石本爲正如水門記溪堂詩子已論之南海廟劉統軍碑之類亦然其謬可考而知也。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

鬼神守護兮。呵禁不詳。禁或作禦飲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則或作且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送牛堪序 此篇或在後卷之首開杭蜀本置此公時爲四門博士堪爲太學生在貞元十九年云

以明經舉者。誦數十萬言。又約通大義。徵辭引類。旁出入他經者。又誦數十萬言。其爲業也勤矣。登第於

有司者。去民畝而就吏祿。由是進而累爲卿相者。常常有之。其爲獲也亦大矣。然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

司而進謝於其門者。門上或無其字豈有司之待之也。抑以公不以情。抑一作御舉者之望於有司也。亦將然乎。

其進而謝於其門也。則爲私乎。抑無乃人事之未思。或者不能舉其禮乎。若牛堪者。思慮足以及之。材質

足以行之。而又不聞其往者。其將有以哉。或無立奇而取名。非堪心之所存也。由是而觀之。若堪之用心。其至於大官也。不為幸矣。將字違衆而求識。於一作爲。堪太學生也。余博士也。博士師屬也。於其登第而歸。將榮於其鄉也。能無說乎。

卷二十

序

送董邵南序

邵南壽州安豐人。舉進士不得志。去遊河北。公作此送之。公詩有嗟哉董生行。亦爲邵南作也。南下或有遊河北三字。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性下一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邪。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於古閣作於吾云。或作聞而無邪字。○今按篇乃相應。作吾所聞。猶爲近之。而語勢已微舛矣。若曰吾所云則都無來歷。不成文字。必是謬誤無疑也。然此篇言燕趙之士仁義出於其性。乃故反其詞。以深譏其不臣而習亂之意。故其卒章又爲道上威德以警動而招徠之。其旨微矣。讀者詳之。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爲我弔望諸君之墓。樂毅去燕之趙。趙封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張華云。望諸君家在邯鄲西數里。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荆軻至燕。愛燕之屠狗者高漸離。日飲燕市。酒酣歌于市中。爲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贈崔復州序

公此序大概與送許郢州之意同。郢復在唐皆隸山南東道。兩序皆言于公頓又皆言民窮餓急。意必有所屬也。頓時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云。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已下數十人。長史司馬。刺史之佐。唐制每州刺史而下。長史一人。司馬一人。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

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文上或有大字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有不得其所。或無苟有二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縣吏乎。能自辨於縣吏者鮮矣。况能自辨於刺史之庭乎。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恆。水旱癘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句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歛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或州作前縣下或有復。出縣字皆非是。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於公。崔君之仁足以蘇復人。崔君之仁上或有愈以為三字。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于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於是乎言。

贈張童子序

子下或有兵曹字唐制有童子科公此序甚備公貞元八年陸贄下及第童子時亦升于禮部故謂俱陸公之門人

天下之以明二經舉於禮部者。歲至三千人。始自縣考試。定其可舉者。然後升於州若府。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州若府總其屬之所升。又考試之。如縣加察詳焉。定其可舉者。然後貢於天子。而升之有司。其不能中科者。不與是數焉。謂之鄉貢。有司者總州府之所升而考試之。加察詳焉。第其可進者。以名上於天子而藏之。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能是在是選者。厥惟艱哉。二經章句僅數十萬言。其傳注在外皆誦之。又約知其大說。或無繇是舉者。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三千之數。而升於禮部矣。又或遠至十餘年。然後與乎二百之數。而進於吏部矣。班白之老半焉。之老二字昏塞不能及者。皆不在是限。